

语言竞争动因的解决方案研究

高茵*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吉林

【摘要】本文探讨了语言各层面中的竞争现象，并提出了四种解决语言竞争的方案：胜出、分离、折中和阻滞。Moravcsik (2010) 在句法结构的背景下阐释了这些解决方案，其中形式与意义的同构关系被打破。文档概述了这些解决方案如何超越句法，应用于其他学科，如音系学、形态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哲学。在音系学中，德语摩擦音既是单节段又是多节段的冲突，通过将它们置于不同情境中得到解决。在形态学中，塔加拉语中词缀不寻常的中央位置，由于需要辅音音节的韵头，因此需要对语法规则进行折中。本文强调了竞争解决方案在跨学科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为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提供了解释。最后将竞争动因的结果分类为分离、阻滞、胜出和折中，突出了它们在不同语法和语言现象中的作用。

【关键词】竞争动因；解决方案；分离；阻滞；胜出；折中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功能类型视角下竞争动因的互动模式和解决方案研究”（项目编号：JJKH20230098SK）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 月 18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19

The study on the resolutions of competing motivations

Yin Gao*

The 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Jilin, Jilin

【Abstract】 The study delves into the phenomenon of competition in language at various levels and proposes four resolutions to linguistic competition: override, separation, compromise, and deadlock/blocking. Moravcsik (2010) elucidates these resol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where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is violated. The study outlines how these resolutions can be applied beyond syntax to other disciplines like phonology, morphology, biology, physics, astronomy, and philosophy. For instance, in phonology, the conflict of German fricatives being both single and multi-segmental is resolved by contextualizing them in different scenarios. In morphology, the unusual central position of affixes in Tagalog is explained by the need for a consonantal onset, thus necessitating a compromise in grammatical rules. The documen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itive resolutions i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cross disciplines, as they provide explanations for discrepancies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It concludes by categorizing the outcomes of competitive motivations into separation, deadlock, override, and compromise, highlighting their roles in different grammatical and linguistic phenomena.

【Keywords】 Competing motivation; Resolution; Separation; Block; Override; Compromise

1 引言

语法为人们提供了两种方法来认识人类的认知。一方面，语法呈现了人们如何感知和理解世界；另一方面，语法呈现了语言学如何感知和解释语言。语法描述的术语和关系体现了分析者发现的问题和用来解决问题的概念工具。在描写语言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类

问题，竞争的问题。竞争现象出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包括语用、语义、句法、形态和音系层等。那么既然存在着竞争，那么竞争发生的过程、机制和解决方案就是语言学家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竞争动因在不同的语法范围和过程中的解决方案共有四种：胜出（override）、分离（separation）、折

*通讯作者：高茵

中 (compromise) 和阻滞 (deadlock/blocking)^[1]。胜出的解决方案指的是只有一个动因起作用；分离指的是每种动因适用于同一构式或语法范畴的不同变体；折中是每个动因都会作用于同一构式，但是一个或两个动因同时做出改变，来终止竞争；阻滞指的是竞争动因都没有起作用，输出结构没有反映任何动因的作用。

2 竞争动因解决方案综述

竞争动因的解决方案在穆拉维斯基^[1]中得到了充分的介绍和论证，他解释和介绍了句法结构中违反形式与意义的同构现象时的各种解决方案。当形式与意义的同构关系被打破时，通常存在四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A) 重新分析主语 (A 被 B 和 C 替代)

冲突：解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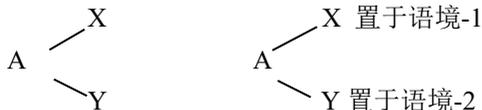
(B) 重新分析谓词 (X 和 Y 被 W 替代)

冲突：解决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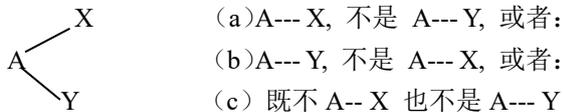
(C) 将两个句子语境化

冲突：解决方案：



(D) 忽视一个或同时忽视两个句子

冲突：解决方案：



(Moravcsik 2010: 18)^[1]

穆拉维斯基^[1]将竞争或冲突的解决方案的四种形式以图的形式表示出来，这样的方式更加直观。这四种形式包括重新分析主语、重新分析谓词、将两个句子语境化和忽视一个或同时忽视两个句子。在重新分析主语中，原本的主语 A 被 B 和 C 取代。在重新分析谓词中，X 和 Y 被 W 替代。在将两个句子语境化中，分别将 X 和 Y 放置于两个语境之中。在第四种解决方案中，

可能忽视两个句子中的一个 X 或 Y，也可能同时忽略两个句子 X 和 Y。同时，他认为在语言中随处存在着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案。他以两个假设为例，用具体的例子来阐明了这四种解决方案在语言中的存在。

3 竞争动因解决方案的应用

竞争解决方案不仅仅可以应用到句法现象的解释中，也可以对音系学、形态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哲学等学科中出现的冲突现象提供解释^[1]。在音系学中，音系结构或者是单节段的或者是多节段的，但是不能两者皆是。但是德语的破擦音既是单节段的又是多节段的。这种冲突的解决方案可以采用次协调逻辑，将德语中的破擦音放置于不同的语境中，在语境一中，破擦音是单节段的；在语境二中，破擦音是多节段的^[2]。这就是应用了上文提到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将两种情况放置于不同的语境中，使两种情况都符合语法规律。在形态学中，某种特定类型的词缀通常是词的前缀。但是，在菲律宾的塔加拉族语中，这种词缀出现在词的中央，成为中缀^[3]。这种例外的情况，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词汇都需要一个辅音音节的韵头，那么这种词缀是以元音开头的，所以不能作为前缀，因此只能成为中缀^[1]。这种冲突现象的解决方案可以将对于这种词缀的语法规则更改为，它可以出现在语言规则允许下的词汇的最左侧。这样就将语法规则的范畴扩大，等同于将谓词的两个范畴合并为一个，成为一个新的范畴这种解决方案，即扩大了谓词或语法规则的意义外延。

竞争解决方案应该成为语言学和其他许多学科理论建构的目标^[1]。竞争解决方案为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解释。因为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且用合理的方式对这些差异提供解释。

4 竞争动因解决方案的构建

在竞争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竞争动因之间的竞争结果划分为四个类别，包括上文提到的分离、阻滞、胜出和折中。

分离指的是每种动因适用于同一个结构或语法范畴的不同变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同一个结构或语法范畴会使用不同的变体，针对每个变体都会有相应的动因对其产生作用。在优选论中，倾向 (Bias) 和和谐 (Harmony) 被看作是两种通用的限制因素，这两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会导致竞争解决方案的产生^[4]。和谐因素要求行为与编码之间的匹配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这种匹配是对输出关联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限制，输出关联是优选论中规范类比效应的一种特殊方式。与和谐限

制不同的是,倾向限制指的是一系列的忠诚限制因素,是标记型的限制因素,标记性属于某些特征混合后的自然属性,这些因素存在于语义输入之中。在优选论中的标准假设中,较高级别即最强的限制决定着输出的结果。限制因素之间的竞争可以通过表格的形式达到可视化的效果,行与行之间的竞争方式可以通过列中的限制因素来衡量。最优的选项指的是没有违背较高级别的限制因素的选项。例如,在宾格语言中,无论采用何种祈使策略以及两种限制因素强度的大小,祈使句通常使用宾格形式;而在作格语言中,祈使句的使用是受到和谐和倾向限制因素的大小影响的^[5]。如果和谐因素的强度大于倾向因素,那么祈使句将采用作格形式;如果倾向因素的强度大于和谐因素,那么祈使句将采用宾格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中,和谐因素控制着祈使句的作格形式,即对其产生作用,这时倾向因素不起作用;而倾向因素控制着祈使句的宾格形式,即对其产生作用,这时和谐因素不起作用。这就是在竞争动因的竞争过程中,两种动因分别对同一结构的不同变体或形式产生作用,使得在不同的动因或限制因素的作用下,使用不同的形式或语法范畴。

阻滞(blocking/deadlock)指的是输出结构没有反映任何动因的作用,竞争动因都没有起作用。在竞争解决方案产生的过程中,如果阻滞是最终的解决方案,那么就出现了对语言结构或语法范畴产生限制的一种衍生的限制因素或者一种新的结构或范畴变体,如反被动形式^[6]。这种情况出现的基本假设是当和谐限制因素和倾向限制因素之间产生竞争和分歧,对于衍生结构的新的限制因素使得其他结构都被排除,但是这种新的限制因素处于较低的级别,因此不会影响和谐限制因素和倾向限制因素之间的竞争。反被动式存在两种类型,T型和R型。在优选论的研究中,和谐限制因素和倾向限制因素之间的竞争的解决方案可能会出现阻滞的情况,即T型和R型都不是反被动式的形式。在阻滞的竞争解决方案中,反被动式形式的类型增加,同时,对其产生作用的限制因素或者动因也增加^[5]。和谐限制因素和倾向限制因素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倾向是功能方面的限制因素,是忠实(faithfulness)因素的一个类型,而和谐限制因素是以形式为基础的。由于分属于不同的类别,因此这两个限制因素没有办法在本质上进行层级分类,但是它们隶属于不同的层级这种现象确实会导致语言之间存在变异。爱尔兰语中缺少多种特殊疑问句的状况也是竞争动因产生阻滞的一个例子^[6]。语言中使用被动结构或者反向被动结构是由于

主动结构在两个原则之间的竞争中受到阻滞^[7]。即使一种表达方式被阻滞,语言总会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种特定的意义,所以阻滞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结构。一旦涉及到另外一种结构,竞争解决方案就可能界定为胜出,而非阻滞。

胜出解决方案指的是动因之间的竞争在特定的情况下由某一种动因控制^[8]。语言组织存在着两个层面:句子语法层面和插入语法层面^[9]。为了保证交际的通畅,说话者会努力选取一种最优化的形式。这两个层面的语法为说话者提供了重要的选项。句子语法可以提供一种概念-命题性的信息。插入语法将整个交际情景纳入考虑范围,满足实时的交际需要。每个语法层面的激活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交际需求。这两种语法之间存在着竞争,在需要表达概念-命题性的信息时,需要使用句子语法,那么在竞争中句子语法胜出。如果交际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特定的交际需要,那么就需要使用插入语法,这时交际语法在竞争中胜出^[9]。但是,这两种语法之间也存在互动,很多情况下单独使用其中的一种会导致交际的失败或不顺畅。

折中(compromise或者divide the spoils)是竞争动因的形成表层结构的解决方案中重要的一种,折中是每个动因都会作用于同一结构,但是一个或两个动因同时做出改变,来终止竞争^[10]。但是,对折中的定义学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折中指的是功能和形式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每一个表层结构都映射着一个功能^[8]。例如,语言最初是通过特定的格关系来标注信息,而语用信息是通过重音和特定的词汇形式来表达。同时,有些语言是通过形态标记来表明格标记的信息,那么词序就可以很自由地对语用信息进行编码。语言中的各种功能动因之间存在着竞争,而且语言的共时性实际就是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各种功能动因对于语言的作用达到一种平衡^[11]。欧洲语言中的第二人称代词,如法语中的“tu”和“vous”的出现和区分,受到三种竞争因素的影响,包括心理认知因素:经济性和语用社会因素:声望和礼貌^[12]。礼貌性的人称代词在融入整个代词系统的过程中受到这三种因素之间的竞争的影响。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胜出或失败的关系,而是一种折中关系,即三种因素都会对代词的使用和出现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 [1] Moravcsik, E. Conflict resolution in syntactic theory [J].

- Studies in Language, 2010, 34(3): 636–669.
- [2] Kertész, A. Cognitive Science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4.
- [3] Yu, A. C. L. A Natural History of Infixa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 Prince, A. & Smolensky, P.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interac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 In J. J. McCarthy (ed.). Optimality Theory in Phonology: 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4:1-25.
- [5] Malchukov, A. L. Resolving alignment conflicts: a competing motivations approach [C]. In B. MacWhinney, A. Malchukov & E. Moravcsik (eds.).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Grammar and Us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7-41.
- [6] Ackema, P. & Neeleman, A. 1998. Optimal questions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998, 16 (3): 443-490.
- [7] Malchukov, A. L. Transitivity parameters and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constraining co-variation [C]. In L. Kulikov, A. L. Malchukov & P. de Swart (eds.). Case, Valency and Transitivit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329-359.
- [8] Bates, E. & MacWhinney, B.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to grammar [C]. In E. Wanner & L. R. Gleitman (eds.).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73-218.
- [9] Kaltenböck, G. & Heine, B. Sentence grammar vs. thetical grammar: two competing domains [C]? In B. MacWhinney, A. Malchukov & E. Moravcsik (eds.).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Grammar and Us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48-363.
- [10] Moravcsik, E. Introduction [C]. In B. MacWhinney, A. Malchukov & E. Moravcsik (eds.).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Grammar and Us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6.
- [11] Dik, S. C. On the notion “functional explanation” [J]. Belg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1986: 11-52.
- [12] Helmbrecht, J. Politeness distinctions in personal pronouns: A case study on competing motivations [C]. In B. MacWhinney, A. Malchukov & E. Moravcsik (eds.). Competing Motivations in Grammar and Us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15-322.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